## 一百公里

晨光劈裂厚重的云层直直泻在地面，公路绕过庞大的山体浅浅消失在边缘，草场浓浓的绿意一波一波向远处缓缓荡开。此外风的轻柔，云的自由，无不诉说着一个好不爽朗的清晨，我俯身缓缓在公路上前行，同时侧耳倾听脚步的缓急和感受心脏的跳动，如此观察调整，观察调整。

喜欢上跑步这种事连我自己也未能想到，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儿的时候，每到跑步比赛这种时候，望着那长长的几十米，时常吓得张皇失措，那时时常被老师逼迫着跑这个，跳那个，好几年间我都在别人的欢呼声中怯怯入场，用尽力气却总是落在最后，由此对我造成的具体伤痛，使我在以后几年都远远避开径运会之类的活动，老师说那是快乐的，可我再没相信过。

而后年事渐长，升入大学，不成想大学期间我竟如此深刻的喜欢上跑步，那些散布者人生危险的警告和前途黯淡的讯息如同落雪般盖满大学的角角落落，本以为奋发有为之年，过的竟同风雨飘摇一般。然而在跑步中确是完全不同的状况，在身体与心灵巨大的疲惫下，如同被人生生拉离现实，由此头脑和心情深深沉入某种情绪，每到这时便能获得一种难得的连贯性，便是这种连贯，教我深深地沉醉！

我随着公路划出的路线一往向前，阳光透过稀疏的树荫，投下星星的碎影。踩在斑驳的树影之上，光影交错之间，不禁想起行那纤弱的背影，在大理石地板上缓缓向前，笔直的脊背上下起伏，梳的恰到好处的马尾在两肩之间缓缓来回摆动，纤细的身躯在后面拖出长长的影子，她如此幽幽的走去，直至拐角，声息人不见！

大一如同雨夜里淹没的星星一样默默地过去了，没有参加学校社团，也没有结交到什么朋友，有时倚在图书馆看一整天书，有时翘课在操场上一圈一圈的跑，不消说，过的着实无聊！学期将尽的时候忽然接到一通陌生电话，我这人过的既孤独又离奇，打电话找我的人实在不多！

“守恒”

那通直呼姓名，声音极能耳熟，但我究竟想不起谁。

“资料室工作，可还记得”

经她这么一提醒，我倒想起来前一阵子的确托人找点事做，所谓“资料室工作”想必就是它了。

“晓得，晓得”我笑着回应。

对方在那头滔滔不绝的叮咛着如工作时间不长，不可以频繁请假之类的话，我认真听她讲，对每个问题都点头称是，没有提出任何疑问。

“如果没有什么困难的话，近期就可以过来做事了。”

我连声道谢，挂断电话。三天之后去她告诉我的地方找她！

门半掩着，我扣了几下，没有人应，便径自推门入内，屋内并排两行桌子上堆满了花花绿绿，装订的厚厚的册子。资料室，的确一望而知。两行桌子的尽头是一叠书架，一层一层连绵而去。我没有去数，仔细轻声喊了声“你好”。

书架的尽头歪出一个脑袋，从头到脚的打量着我，两行桌子间宽阔的地面中央，我挎着背包呆立原地，数秒之间竟同孤立无援，怔怔不知所措。

她终于开口“守恒？”

我点头示意。见我点头，她蓦地展颜一笑，迎上前来。不知从哪里忽然亮了几盏灯，屋子顿时明亮起来，这时我转眼看她时，她已经走到我面前，给我一张楚楚动人的脸。

她眼睛里透射着一种熟悉的气息，毫无勉强的意思，的确是某种熟悉。一簇整齐的刘海垂至眉骨，而后滑向一边，干净的脸庞如同秋月般光辉，有几缕头发从两鬓飘下来。上身一件浅绿色格子对襟衬衫，袖子一挽至肘，脚下踩着一双洁白的球鞋。

“我叫行，这地方可还喜欢？”

“自然喜欢”我左顾右盼的瞧着。

互道客套之后，她带着我在这个大的高深莫测的房子里转了一圈，我看到书架上密密麻麻陈列着《某某年会议纪要》，《旬年发展计划》之类的文件，全用铁夹子扣得整整齐齐从一头码到另一头。

行一边走一边解释道：“这里是学校历年行政资料的储藏室，每周都会有人送来厚厚的文件，偶尔也有人来取走一些！

我看到一个地方摆着《抗战临时统案》，因问道：“这屋子想必历史久远，我们可算后辈中人”。

行听到我说话，转过身来好奇的看着我，随后咧嘴一笑：“是啊，可是一份继往开来的工作呦！”。

游走各处皆尽，她教我这一本该放在哪一处，那一本该贴什么标记。我仔细听她的话，一有不明白即想她询问，如此一来一往，不觉大半日已过去，天色将晚。

“守恒”

“嗯”我依然低头耐心整理资料。

“天色晚了，可以回去了，改天再来吧。

“哦，马上”我加快手上的速度。

“本想和你共进晚餐的，可是……”

听到行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我转头看着她。行鼓起一边的腮，身子轻轻的颤动。

“今晚碰上了点棘手的事情，实在抱歉。”

我耸了耸肩，答道：“迟早的嘛。”

她报以一笑，随后道别转身。我送她到门口，夕阳从楼道的尽头透入淡淡的清光，行在大理石地板上缓缓向前，笔直的脊背上下起伏，梳的恰到好处的马尾在两肩之间来回缓缓地摆动，纤细的身躯在后面拖出长长的影子，她如此幽幽的走去，直至拐角，声息人不见！

太阳缓缓地升起来，公路上偶尔开过一二辆汽车，从后面缓缓追上，又从前面慢慢远去。清风徐徐吹来，渗出的汗水渐渐被吹干，一段难忍的挣扎过后，跑起来不再那么困难，意气也有重振的趋势，我摆头看到一边的草地，那浓浓的绿如此辽阔宽广，极目之处，竟不知落眼在何处!

自那以后，我隔三差五便去资料室做事，每次我都早早到了，在那条长长暗暗的楼道里踱来踱去，不久听到叮叮当当的声音，行带着一大串钥匙从左边楼梯上来。

资料室的工作并非如我想象的那么神秘匆忙，做的久了，自然得心应手，渐渐有清闲的感觉了。学生送来的报告大都写的高深莫测，我有时闲的无聊，大声读给行听，行只是不停的笑。

除此之外便是将密密麻麻的记录塞入书架，我眼看一本本历史般书写的记录塞入那小小的格子，或许就此湮灭无闻，或许多年之后被人掸尘拾起，又或者不幸浴火，付之一炬，可这遥远的一切，有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禁起了万千的感慨。

如此一来二往，学期即告结束，征得家里人同意暑假不打算回家，恰好行也没有回去的打算。我们索性将手头的事情全搬到那间巨大的房间里去了。一来寝室除我无人留守，长此孤身一人独处，如同刀裁纸般与世界划清界限，时间稍久，非但精神孤独的难以忍受，起居规律也必自乱，甚至于言语能力亦会有所下降。二来行完全同意，二人一拍即合。

七月的一天，天下起大雨，我下到楼底，看到草地已成一片片水驻的浅滩，雨水掉在里面兀自冒泡个不停！我撑开伞，憋足一口气奔到资料室，没想到行竟已先到了，我悄悄推门进去，行直直立在窗前，巨大的窗体透进浅浅的亮光，把行的影子长长拖到地面，但看这影子，便觉得行瘦的可怜了。我突然动了一念，蹑手蹑脚挪到她身后，对着她脑袋结实吼了一声，这一吓只惊的她花容失色，她尖叫一声，片刻之后转过脸来拿眼睛死死盯着我，那深深地眸子里变幻着莫名的形状，如此久久的看着我。

我蓦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礼，但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安慰之词，便站在她身旁一齐望着窗外，雨势丝毫未减，黄豆般大小的雨滴连成线从天上掉下来，倏然进入眼帘而后又迅速消失，地面起了浓浓的雾气，一团团向远处缓缓扩散，对面灰白色大楼的墙体如同灰白色的天空一样让人泄气，路上一个人的雨伞被风吹得张了过去，我没有笑。

行人渐渐得多了，撑起花花绿绿的雨伞，行叹了一口气，转身走开，我不知所措，仍立在原地。良久。行终于开口：“喜欢看雨？”

“厄……谈不上喜欢”

“你喜欢啊！”我见行没有爆发，谨慎的问了一句。

“嗯，喜欢的不得了呢！”行一下子高兴起来。

“刚才实在抱歉。”

“理解……人之常情嘛。”

我转身，行正背对我坐在一张宽大桌子的尽头，右手支颐歪过脑袋，恰好露出一边的侧脸，一缕头发横过脸庞抵到鼻尖。我搬了张凳子凑过去坐在一旁。

“你怎么回来了，又怎么叹气”

“人来的多了”行依然伏在桌上，单薄的脊背随着呼吸一下一下起伏。

“嗯”

“人多了，自然无趣”

她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出游时景区里人山人海的壮观。

“那倒是，实在扫兴”

“守恒”

行没有往下说，竟唤了我的名字。

“嗯”

“你有没有觉得人人生来即负有自己的使命。”

她这话倒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想来好久，觉得实在和下雨没什么多大的关系。

“蚂蚁筑巢，鸵鸟奔跑，好像是有点”

行却没有笑，她拄着桌子站起来，向外踱出几步。

“那时候，也是下着这么大的雨”行好像想起往事！“好大好大的雨。”

我没敢打断行的话，我看到她瞳孔中透出一种莫名的忧伤。

“突然就发了好大的水，从狭窄的山道里不断地涌入，大家充满了惊恐拼命的往山上爬”

我意识到有些不对，但行还兀自往下说。

“那个叔叔挟着我在山道上疾驰，后面传来无数的呼救声，我拼命的哭着。”

行情绪越来越激动，说到后来声音已到凄婉的地步。

我走到她身边的时候，她终于忍不住“哇”的一下哭出声来，而后伏在我身上低泣，我轻轻的拍了拍她，窗外雨依然疯狂的下着。我明白行心里藏着一种巨大的悲伤。

好久，行终于起身。

“抱歉，我控制不了”

“别这么说，很能理解”我扶着行重新坐回桌前。

“没吓到你吧”行抬头看我是，泪水还在眼眶里打转。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那到底是什么，刚才那个。”

“真的想听”

“肺腑之言”

行点了点头，看得出她已经很坦然了。

“那时候我只有六岁，正是天真的顽童。镇上像我这么大的孩子还有几家，我们常常相约结伴顽耍。镇上自来太平无事，家人也不甚在意，只是叮咛些平常的话，我却从没放在心上过，后来终于出事，我想要不是我敷衍家人也不至于那样。”行说到这里，不禁又要落泪，我急忙又是安慰，又是鼓励，行终于没能哭出来。

“有一天，我随几个伙伴在街上顽耍，忽然看到几只漂亮的风筝低低在我们头顶飘过，我们大为开心，望着那几只风筝一路追着，那风筝飞得还奇怪，明明离我们远去，我们几个几乎要放弃，忽然低低飘下来停在不远处，伙伴们见状，又呼啦啦一路跑过去，我也一直跟着他们跑。如此走走停停，不觉已走出镇子，我们环顾四周，只知到了一条不知名的山路。眼前的风筝倏然消失，几个黑衣服的大叔叔突然出现，我们吓得不知所措。有几个小伙伴机灵，转身拔腿跑了，我看那些人一动不动，也想偷偷的跑掉，可是我刚一转身，就被一个大汉一把提起，我的脚还在使劲的跑，可身体已被他举在空中！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行点点头，继续讲道：

“那个举着我的大汉把我交到另一个叔叔叔叔手上，我当时使劲的大哭，脚在下面乱蹬，有时踢到他的肚皮，这个叔叔也不生气，只是对着我笑，还抚着我的头皮哄我说‘不哭不哭，爸爸妈妈马上就来了’我不信，哭的更用力了。那种巨大的恐惧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行说到这里，直直挺起身体，连我都感觉到一番恐惧。她接着说：

“不久，天上降下大雨，我已挣扎的无力，只是怔怔落泪。雨越下越大，他们不闪不避，四下里再无别人，只听见雨水噼里啪啦打在地面的声音。那个叔叔除下自己的帽子戴在我头上，我讨厌的要命，可也不敢乱动。就这样感觉过了好久，对面赶来一群人，有人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听到别人叫我，不知哪来的力气，又哇的一声哭起来。报我的那位叔叔点人过去与他们交谈。雨声和我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没听见。直知双方僵持了又一段时间。这时地下的水渐渐地变浑，水也开始积的没过脚踝。人群里忽的有人大喊一声“是山洪”，两拨人哄的一下散了。分往两边的山上爬去。其时积雨已久，山路湿滑难行，我见人群争先恐后的紧紧拥在一条道上往上挤，惊惧间不知跌翻多少人下去。那个叔叔抱着我顺着枝杈纵横的山体拼命往上爬，山路既陡，雨势又急，我只感到湿漉漉的草全蹭到身上腿上。后来他索性扯了一条藤，将我负在背上，刚背好，只听“隆”的一声，从山坳里奔出猛兽般咆哮的洪水咆哮而过，下面立时有几个人一声不闷的被水卷走了。那个叔叔见状奋命的往山上奔。不想刚一走，藤条解了，我从背后滑下来，我以为要掉到水里去，拼命的大叫。突然一只大手紧紧抓住我，我看到洪水隆隆在我脚底呼啸个不停，回头看那位叔叔趴在草地上死死抓住我，脸上全是泥水，唯有一双眼睛通红通红，透出慑人心魄的寒意，我一时哭晕过去。”

行已泣不成声，又伏在桌上洒泪，那种凄厉的哭声在空荡的房间里久久回旋，我也竟然眼眶一热，洒下几滴泪来。

日已正午，我的喘息声渐渐急促，体力也感到深深地透支，衣服上的汗渍已经湿过几番，我环顾四周，有几家挑旗的小店在路边卖水，我慢下脚步找了张无人的的桌子落座，要了一大桶水，伏在桌上休息，陷入深深地回忆。

行稍稍平静，又要接着说，我不忍心，我真的怕她再哭了，我劝她休息一下，可行仿佛没有听到我说话，直往下说：

“等我醒转的时候，已经在一个山洞里了，我环顾四周，四壁徒然，只见洞口坐着那个救我的叔叔，他庞大的身躯遮着大半个洞口，头上不时一团团烟飘出去，听到我醒了，他转过身来，我只呆呆望着他，他却高兴的一笑，凑到我身边坐下，“饿不饿”他问我。我不知道该答还是不该答，他从口袋里掏出几只干净的果子放在我手里。“你叫什么名字”我仍是不答。我以为他要生气，没想到他竟一时笑了。

“我想回家”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大着胆子说道。

“当然要回家，马上就能回家了，可是现在外面很危险，下不了山，叔叔答应你，等明天的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回家，好不好？”我知道他也不是坏的人，便不再纠缠了。他见我不高兴，变着法儿逗我开心。后来他讲了几个笑话的时候，我竟然忍不住笑了，我不知该不该笑，总之当时就忍不住笑了。

后来天渐渐黑了，他生起一堆火，给我讲了许多好听的故事，不知怎的，我当时竟盼着这夜过的慢一些，长一些，我实在觉得他是很好很好的人。后来困意来袭，便伏在他身上睡着了。天亮了，他携了我的手果真要下山去了。一路上我们有说有笑，想到立时就要分别，我心里竟有莫名的不舍。忽然我听到有人在山里此起彼伏的呼叫声，我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叔叔便拉着我在原地等候。呼声越来越近，当我看到山坳里转出我熟悉的人时，再也忍不住了，我挣脱他的手向前奔去，不想刚奔出几步，双腿竟死死陷入一片沼地，我使劲用腿蹬着，但一点儿也不管用，只觉得身体在缓缓下陷，我大呼救命，看到许多人想我赶来。忽听扑通一声，回头一看，竟是那位叔叔，又是那位叔叔”

行说到这里，长长伸直身体，仰面朝上，眼睛透出一种凄厉的眼神，如同看到那位叔叔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救她。

“他抓住我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拉，他的身体却加速下降，终于我被活生生的拉出泥潭，而他却大半陷在里面，他双手举我在半空中，我看到他那挣扎……挣扎努力的脸慢慢变得沉静安详，最后竟对我笑了，我痴痴的望着他，那短暂而长久的一一刻之间，我竟看痴了，他的笑脸……笑脸让我深深地悲痛，等到……等到别人把我从他手中接过来的时候，我看到……看到他的手臂一软，迅速的沉了下去，我伏在别人肩头看他沉没……沉没的地方，没有一点儿踪……踪迹。”

行说完这句，终于支持不住，晕了过去。

我脱下外套轻轻披在她的肩头。窗外天色将晚，雨仍淅淅沥沥的下个不停，惨淡的光线从窗外散进房间，在地上画出一个浅浅淡淡的光晕，其他的地方暗的的已辨不出轮廓，我立在地面中央，只觉得一股巨大的悲伤在迅速的积聚，从那黑暗里越融越多，四面八方的朝我涌来。

我跑回住处，卷了自己的被子包裹严实，又从雨里冲回去，打开灯行还伏在原处，我在地面上铺开被子，摆上枕头，轻轻抱着行在上面躺下，又将一床薄被子盖在行身上。

我坐在地上瞧着行安静的脸庞，想起白天行的话，如同犹在梦中，那些深沉的苦难和眼前脆弱的行，如同世界的两极，实在无法想到一起。若非从她口中亲耳听到，人又怎能相信呢？

行静静地躺着，那小小的鼻子随着均匀的气息上下起伏，脸上仍挂着未干的泪痕，我想拿纸巾去拭，手到一半，又生怕惊醒她，唉，罢了罢了，长此一夜，我便这样陪她下去吧。不想夜深时分，我竟在行身旁呼呼睡去。

翌日清晨，我睁开眼时，竟有一双水灵的眼睛盯着我，仔细一看，不是行又是谁。我一高兴说：“你醒了！”

行噗地一声笑了“这话不该我问你啊！”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仔细一想，的确说了句蠢话。

和行下楼吃了早餐，天已转晴，一连道旁的树木长得更加青春漂亮。行说想去当年那山上走走。

我点了点头，我怎能忍心拒绝你，我岂能忍心拒绝。

我去买了汽车票，当天就出发了。在车上，行告诉了我更遥远的秘密，原来行一家祖上在明朝时曾追随一位将军征战沙场，后来将军兵败自杀，临死前将一个极关键的秘密留给此人。行的祖先安葬了将军，并将这个秘密一代一代传下来，后来清军入关，到处寻找当年的线索，行的祖先怕惹下祸端，带着将军棺木举家南迁，从此隐姓埋名，过着平凡的日子。再到后来，子孙渐多，祖先怕生出什么不肖子孙累及族人，将秘密分授给多人，非得有聚齐众人，不能见秘密的真身。只可惜东南多苦之地，连年战争，秘密终于传失，由此兄弟也相继失和，互相猜疑。最终行这一支传到她爷爷一辈时，已不再传什么秘密了，当年那批黑衣的叔叔便是行祖上的另一支了。几家兄弟争斗不休，终于在行六岁那年爆发，不巧被一场山洪冲刷的干干净净，纷争也就此尘埃落定。我想我是不能体会行家族深沉的悲痛了。

车子开到山脚，倏然停住。我和行下车，望着眼前连绵如飞得山，深深吸了一口气。衡山向称五岳独秀，传说北雁往南飞到这里，自此歇翅停回，不再往南，行一家自北迁来，徘徊不归，大概就是这感觉吧。我和行收拾行装，向山里进发。

山路实在太长了，直走了大半日还没到行说的地点。我想劝行回去，次日一早再进山来，否则这样下去，到了晚上一定下不了山。可是我看行走的异常专注，脸色也凄凄的，便不忍说出来了。

天色将晚的时候，终于到了行说的那条山路。十七年过去了，当年山洪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两山又重新蓄起浓荫，路也有路的摸样了。唉，世事沉浮，沧海桑田，人在自然面前实在微不足道。行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立在原地，看她走过去远远停在一处，她在地上摆上檀香，身子蜷缩跪在地上，路边的草在劲风中疯狂的扭曲着，我晓得她又伏在那里落泪了。

许久，行红着眼睛回来了。

“现在，去哪里”

我双手摊在胸前，表示无奈：“大概只能在这小山头落草了吧！”

行红着眼睛傻笑了。

我们往前走了一段路，天渐渐沉沉的黑了下来，我选了一块地势较高又比较空旷的地方，卸下行装，从周围捡来树枝和干草，又挑了块滚圆的大木。浓浓的夜终于来了！

我生起火堆，多多添了些树枝进去，火苗瞬间蹿起来，在未知的夜空中肆意的跳动。行笑嘻嘻的看着我，火光映着她的笑脸和眼睛，美不胜收。我又往里丢了几把柴，跑过去坐在行身旁。我看着燃烧的火苗撕裂长空，几点星星之火脱离火焰在夜空中迅速的游动，一瞬间光亮火红耀眼，而后迅速熄灭，消失不见，火星的影子仍在我脑海里久久的停留。

行探直身子把脸颊凑过来，和我的脸轻轻贴在一起，许久，我不敢出声，忽然听到草丛里有什么东西在迅速移动，带动着草丛簌簌作响，一时停下来，过一会儿声音重又响起，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

我刚要起身行说：“别动，就这样多待一会儿吧。”

我静静地做回原地，听到行均匀的呼吸声。那声音又想起来，这下出奇的清晰，我确定那绝非人的声音。

我说：“好像有东西要来了！”

行一下死死抓住我的胳膊，“这下我也听到了。”

我握了一根柴禾在手中，等那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迅速将柴禾扔过去，打起强光手电一路找去，只见一只兔子忙不迭地的落荒而逃“我松了口气。

“是只该死的兔子”行一听松开我站在一旁喘气。

我抬头看着辽阔而干净的天空，几点星辰忽明忽暗，我不是勇敢的人，身处此境也不禁害怕，可是此时此刻竟有些释然，行说：“人人生而负有使命”。此刻我有护花的使命了，我想。

我携了行的手重又坐回去，行也显得释然了，问我此刻的心情。

我望了望天说：“唉，我真想挂到天上去，和那些星星在一起！”

行啐了一口：“不许说胡话”。

行又问我别的，我只是一气睁着眼睛瞎说。

行不肯再问我，转而说起自己，她说人生应当确立目标，明白担当，勇敢承担自己的责任，还说人都要长大，那是迟早的事，要学会放下，也不能偷偷想念。

他说的我有些不同意，却也没什么好反对，我想：“是了，行心里的心结一时解了，准又高兴的胡说八道了。”

凉风渐渐袭来，夜已深沉，行依在我胁下沉沉睡去，我不时往火里丢几颗柴进去。天亮时感到一股困意，好在一宿无事，顺利度到天明。

下山之后，行说想去老家镇上看看，我说送她去，她执意不肯，要我先上车，我坐上车从窗户看到她呆呆立在车旁，我向她一笑，挥手作别。车子远远开走了，行的声影在后面慢慢缩小，直至消失。

回到学校，忽然想起被子还没背回来，便一径去了资料室，我开门进去，发现被子叠放的整整齐齐放在地上，上面摆着一个四四方方的信封，我捡起来，上面写着“恒启”，那是写给我的信。拆开一看，上面写道：

“我恒如晤：

谢谢连月来对我的关心照顾，我知已无可报答你的深情厚谊，惟以深深地谢意和常怀的思念。我们终是陌路的人，奔赴不同的使命，走向不同的归处，恕我不能接受你的好意，你知我的心意，亦请在责怪之余，始终记得我。

行

我读到这里，门口似乎有人低泣，一抬头，不是行又是谁，早已哭的泪人儿一般

……

夜已沉沉的黑了，我也筋疲力尽，一百公里跑到哪里已经想不清楚了，路边大楼上一簇航标灯在夜空中亮而复灭，如同呼吸一般不紧不慢，街上人生若靡，我忽然记起行的话，在那熙熙的人群中，藏着遗忘的使命。